

◆梁东专栏·家住长江边

◆陈巨飞专栏·人间事

◇信笔扬尘

静静的皖河(上)

皖水清波泻，粼粼向晚风。
千回无反顾，归去大江东。
这是我站在皖河畔，望着汨汨流淌的河水，从心底发出的一种共鸣。有谁知道，一条不大的皖河，却折射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色彩斑斓的霞光，奏出了传统戏曲的浓重音符。

皖河，一条充满灵性的河。这里是京剧前身——徽调的发祥地。当年，吃皖河水长大的高朗亭就是从这里率“三庆班”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的。接着，春台、和春、四喜相继效法，形成了历史性的“四大徽班”入京的盛况。京剧的鼻祖程长庚手提包，坐着竹筏，涉皖河、穿长江，也从这里启开了京剧——以及他自己走向中国、走向世界历史性航程。清澈的皖河，哺育了程长庚、高朗亭、杨月楼、杨小楼等一大批京剧表演艺术家、活动家。皖河还以极大的包容和创造力，跳荡出了黄梅戏的优美旋律，造就了丁老六、严凤英、马兰、韩再芬等一大批黄梅戏表演艺术家。皖河，不就是一条艺术星河吗？

皖河，从安庆市西门不远处的皖口镇流入长江。安庆，吸纳了皖河的灵性，通过长江的波涛，把戏曲文化发扬光大。

抗战胜利后的几年，安庆城的戏曲活动相当红火。坐落在市中心吴樾街的皖钟大舞台，钱牌楼的华林剧场，府东街的社会剧场，都是京剧的主要场。全盛时期几乎演出不断。不少名演员都在这露演过。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人民剧场，一度拥有傅德威、纪玉良、金少臣、刘美娟等角儿，左撇子京胡圣手人称赵喇嘛操琴，又给演出添了彩。孝肃路上的东南影戏院，一般白天演黄梅戏，晚上放电影。这里的黄梅戏，曾拥有堪称祖师爷的丁老六以及丁翠霞、潘泽海、潘景俐等前辈，还有加盟黄梅戏不久的原京剧演员王少舫。杨家拐的老省议会剧场断断续续地上演京剧和徽剧。江边的大观亭剧场以演成本大戏的大戏为特点，岳西高腔《琵琶记》要演四个晚上，《白蛇传》演三个晚上。有意思的是《秦香莲》按老本子演，并不是老包铡陈世美，而是秦香莲上山学武艺，因番邦作乱而挂帅出征，终致得胜还朝。接下来才把她负心的汉子杀了。大概由于世风日下，老包的声名鹊起，1921年开始在北京求助于包青天则了陈世美。很快，安庆也就照此办理。

一个市区人口只有九万人的安庆城，居然有十多家戏院经常演戏，红火的时候，每天晚上少说也有四千人坐在剧场里。这样一个戏剧欣赏群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“文化现象”。按观众的人群来分，京戏是“老、中、青、娃”咸宜。黄梅戏、徽剧、淮剧观众以老人尤其是市民阶层为多。那时往戏院一坐，不像现在，七点来钟开戏，九点半就可散场。那会儿的安庆人就是要“挖台柱子”的，夜夜都得超过十二点甚至下一点，不然不叫看戏。城里城外十多个剧场演戏还不算，在离我家不远南门坡头上的城隍庙也常演戏。城隍庙门背后，有个舞台。观众则自带凳子或站着看。这里也藏龙卧虎。张慧聪曾是上海颇有名气的青衣，跟麒麟童（周信芳）、金少山同台演出过。后来同安庆的一位票友结婚，从此定居安庆。他们夫妇二人就在这个舞台上演过《三娘教子》，名噪一时。票界也颇具实力。什么馆主、楼主的，经常在华林戏院等处，卖票公演。票友这个群体捧起角儿来也很到位。我记得曾有一位名叫马骏骅的马派老生，到安庆头一天贴演《群英会》《借东风》，商界票友送一幅大型连台帐幔，上书“谭精余髓功宗马言”，把这位宗马（连良）而又能旁及其他各派宗师的老生，一下子跟谭鑫培、余叔岩、言菊朋都连接起来了。

黄梅戏，再早叫黄梅调，是皖鄂赣边境一带的民间小调。我小时所见，多是邻省黄梅和本省宿松等县的灾民，敲一副碗筷，



梁东，原名梁业兴，著名书法家、作家、诗人。曾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，中国作协全国委员，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，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，《中华诗词》创刊社长。出版有《梁东自书诗词选》、诗集《好雨轩吟草》、散文集《家住长江边》等。

挨门卖唱。音调既优美流畅又如泣如诉，十分打动人。然而，这种旋律正是因为受到皖河的滋养，由皖河上下的民间艺人把它加以升华，把“三打七唱”，汇入长江，进入安庆，它才产生了诸如丁老六、严凤英等一批名角儿，造就了一个剧种，堂堂正正地走上20世纪的中国舞台。王少舫是外地来的京剧老生，戏路很宽，扮相也好。可能是迫于生计，一度也在京剧舞台上加一些“文明戏”，甚至“文明歌舞”之类，以广招徕。后来嗓音失润，便和黄梅戏剧团的人联系上了，帮帮忙，说说戏，教教身段，继而干脆加盟其中。我思忖，这就是黄梅戏系统地吸取京剧的表演程式，丰富自己的一个关键因素。随着王少舫的嗓间有所恢复，形成更加宽厚的特色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终于造就了他在黄梅戏中演主角的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我们小时候，祖父曾订了个严格的规矩：许看京戏，不许看黄梅调。那是因为黄梅戏演员在世事日艰的情况下，投合小市民的口味，舞台上时有低级趣味的表演。新中国的诞生，才使黄梅戏拨正了航向，走上坦途。1952年，安庆黄梅戏艺人到上海演出《打猪草》等生活气息极浓的剧目，引起轰动。1954年，由严凤英、王少舫主演的黄梅戏《天仙配》，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戏曲观摩演出，获得最高荣誉，黄梅戏一炮打响，终于形成覆盖大江南北，蜚声长城内外，冲出国门，饮誉世界的优秀剧种。

华林戏院和我们弟兄三人关系最密切。从我们懂事的时候起，祖父为了鼓励我们好好念书，常常采用“精神刺激”法——看戏，地点多半在离我们家最近的华林。这是一座砖木结构、双层席座的剧场。经年失修已显得破旧，然而，一旦有了角儿，依然显出它的气派。三天“炮戏”的大字海报很是吸引人们驻足。开演那天，人头攒动，戏院门前点上两盏汽灯，台上换成一色鲜艳的幔帐桌围。鞭炮一放，喜庆的气氛更达到高潮。这时候，剧场里座无虚席。卖瓜子花生米的、泡茶的熟练地穿行于人行道上。看戏、听戏，本来用眼、耳足矣，那时候，不知道怎么形成的一种习惯，嘴也得动。平常不吃瓜子的，这会也要嗑一阵；口不渴的，也得端上一杯茶。戏越好，角儿越有名，越舍得花这种钱。当然，这主要是指坐前排的人。堪称绝技、“招摇”于观众席间的，还要数那些递手巾把的。两个人在戏院大堂对角相站，这边一伸手，能把一大卷刚从滚开的水里拧起来的手巾把，扔到另一角。那边能在观众挤得难以插足的地方，一伸手，在“万马军中”“如探囊取物”。紧接着，一甩一抖分成一块一块的热手巾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半扔半送地递到观众手上，你不想接也得接了。收毛巾的时候收钱，自是不言自明的事。高明之处在于，其熟练和自信，足以不致过分干扰唱戏的看戏的，反而觉得“戏过三巡”，此时此刻来个热毛巾擦一擦更过瘾。

翡翠湖里，睡着薄薄的月色

一场场雾霾使我们逐渐看不清城市的面目，也看不清彼此的轮廓。星空下肃穆的图书馆被谁偷走了，一个疯子经常避雨的香樟树也消失不见。当我们惊讶于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的时候，又有谁帮我们吹散心灵上驱之不散的雾霾？

这似乎更值得我们关注。生活在城市，雾霾夺去了曾经明朗的星空，占领了视力所及的彼岸，侵吞了速度与激情，遮蔽了晨练老人的惬意和孩子们的欢笑。我们在繁华大道前惶然不知所措，但怎么也推不开这坚实的壁垒，而我们的心灵——

那些脉络清晰的季节，雾霾还在遥远的地方打着鼾儿。就算是在清风拂面的午后，我们也难得放慢自己的脚步，到小湖边看一看柳树的细影。我们的心被包裹成严严实实的粽子，戴上各样的厚厚的面具，来应对江湖骗子和开发商。当我們有了越来越多的戒备，背负越来越重的压力，熏染越来越刺鼻的铜臭——人们心中的PM25早就爆了表。

于是，雾霾笼罩了我们，我们举步维艰，从三口小心翼翼地走到四牌楼。哪天在蒙城路桥下遇见一个旧相识，但他身影朦胧，我们也不能贸然打招呼。雾霾伤害了我们，我们整夜咳嗽，却咳不出体内郁积的阴影。所有的剧情都只是一个开头，我们为茫然的结局忧心忡忡。雾霾摧毁了我们，我们插翅难逃，就算把自己锁在房间，毒气也是无孔不入，打开窗户，只能望见灰蒙蒙的幻影。



◇人间小景

烟雨西塘

安宇影

归去。欧阳修描写的是西湖夏日美景，西湖是一片开阔的水域，莲荷妖娆，花不醉人人自醉。西塘的水则是一条河，从小镇中间蜿蜒而过，像一条飘带，缠绕在小镇的腰间，给小镇平添了几分妩媚。

有水就有桥，江南水乡的桥总是那么小巧玲珑，像一件精致的艺术品，也像精致的江南女人。这样精致的石桥，横跨在这样妩媚的河上，更加让人浮想联翩，仿佛看到一个怀春的少女独立桥头，翘首以盼心中的情郎。“冷落旧门，凄迷古道，烟雨正愁人。”庭院冷落，烟雨茫茫，勾起了离人儿满怀的愁绪。

抬眼望去，从青色的桥洞下，隐隐露出一角乌篷船的船篷，那是谁家阿哥回来了呢？抑或是哪个情郎来看阿妹咯？

站在桥头，玉带般的河静静地流向远方，一枝含苞未放的蜡梅俏立在水边，水中有一艘乌篷船飘飘悠悠，两岸是重重叠叠的白墙蓝瓦，远处是干净的青天和无边的雨丝。整个画面好似一幅名家笔下的水墨画，恰如其分地镶嵌在天地间，不偏不倚，就那么美得刚刚好，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；著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。让人都不忍心走进去拍照，好



陈巨飞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安徽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家。曾参加第三十四届青春诗会和中国作协十代会，获十月诗歌奖、中国青年诗人奖、李杜诗歌奖等诸多文学奖项。

想起河畔诗社好友敞开心扉喝着啤酒的旧事，我沉睡的心情渐渐苏醒了。我接着朗诵道：

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/我选择永恒的事业/我的事业，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/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/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拾入不朽的太阳/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！

不远处给了我真诚的掌声，而我的脑海却出现了明媚的合肥的景象，那是过去，也是未来。我的心门好像被打开了，心中充盈着相信未来的力量。柳条拂着我的面颊，好像起了微风，我睁开眼睛——哦，雾霾不知何时早就散尽，翡翠湖里睡着薄薄的月色。

瑞雪迎春
徐群摄

每到春节来临，回家过年牵动起所有中华儿女的心潮，人心向往的洄流势不可挡，其景何等壮观，其情何等澎湃，回家过年印证着每个人的心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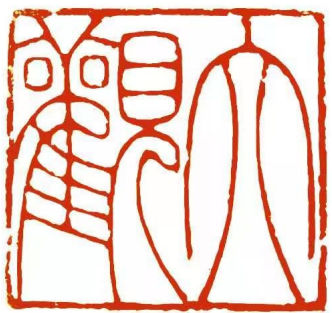
过年的习俗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。辛亥革命后才把农历正月初一正式定名为春节，标志新年开始，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都属于春节，中华民族过年传统的文化习俗丰富多彩。我刚记事时，父亲每到过年时都对我说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给你做套新衣吧，喜欢什么颜色呀？我听后不知有多高兴，过年有新衣穿啦！那个美滋滋的感觉至今难以忘怀。

按照当地传习俗，从腊月二十三开始，父亲就会谆谆教导我，你要记住哟！腊月二十三是接灶王爷的日子；腊月二十四过小年是接祖宗回家供奉的日子；腊月三十家家挂灯笼、贴对联是除夕守岁的日子。正月十五是送祖宗的日子；每年吃过年夜饭，父亲就会拿个小红包给我，说是压岁钱希望我平平安安。其实红包里只有五元钱，当我拿着小红包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与满足。看着父母额头已显皱纹慈祥的笑脸，对父母的深爱之情也在幼小的心灵悄然烙下印迹。当新年的钟声敲响十二下之时，原本寂静空旷的乡野突然鞭炮齐鸣，烟花五彩缤纷，伴随着大人小孩的欢声笑语，这个除夕的夜晚令人那么心旷神怡。

传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沉淀，传承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衍生。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历史悠久？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长盛前行？就是因为春节凝聚家庭的亲情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；就是因为中华民族长期积累沉淀形成的思想、文化、经验在传承中得以衍生而光大；春节这个伟大的节日就是深深印刻在中华儿女心灵里的人性写照。每逢春节到来之前，无论是大江南北还是海内游子，好似无形时空集结成一个心声在呼喊：过年啦！回家过年的心理似乎通过时空无形的红线往家牵引，家也好似通过时空无形的红线在召唤着亲人回来过年。记得我在外地上学工作时，每逢春节总有着身处异地心飞家的感觉，这也许是的召唤，是父母心灵的感应。过年是人性真善美的又一次检测，是人性真善美的弘扬。所以一年一度的春节是亲情的大流动；是每个家庭凝聚力的大融合，亲情缘于家庭的血脉，亲情是治家的基石，亲情是家庭的凝聚力。一个人没有爱家的情怀，就不会有爱国的情怀；一个民族没有家庭的凝聚力，就没有稳定巩固的社会凝聚力，这就是家庭亲情的力量。

对过年这个传统习俗文化的认同，是一代又一代人美好生活与精神愉悦的认知传承。过年的传统习俗能够传承至今，核心理念在于延续家庭亲情的血缘关系。节日期间自做的美食菜肴，无拘无束的饮酒祝福，淋漓尽致地释放家的情怀。延续尊老爱幼的血脉之情，展示出家庭伦理道德风尚，这就是传承的根本所在。社会发展至今，聚焦春节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节日，我们是在传承中发展，还是在传承中淡化？传承是从内涵中传承核心理念，而不是从外表上传承一种形式。春节放鞭炮是节日喜庆的一个标志，源于殷商时期，那时用烧竹子发出响声以示欢庆，火药出现后才产生了鞭炮，并逐步形成鞭炮产业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类生存环境遭受严重破坏，鞭炮会带来环境污染，全国大中小城市因而明文禁放鞭炮，这极大地淡化了春节的喜庆氛围，鞭炮产业也在逐渐萎缩之中。古诗有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的佳句，春节放鞭炮的习俗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，也是人们在喜庆节日中的情感放飞，因此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之，要在传承中创新，研制出替代鞭炮的新产品，这样既满足了人民的心声，又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。

年味来自家庭的传承，延续传统习俗文化依赖全社会的弘扬，激荡人心的春节是社会凝聚团结的伟大见证。



春节的传承与弘扬

吴邦本

像你一走进去就破坏了一幅美妙绝伦的大自然的画卷。

如此娴雅幽美的小镇，当然少不了私家园林。自古圣贤皆寂寞，那些名家大腕颐养天年肯定都会选西塘这样的古幽小镇。这里最大的私家园林是西园。西园旧址在西街计家弄内，系明代朱氏别业，园内小桥流水，花格游廊，曲桥假山，水榭凉亭，错落有致，仿若人间仙境。

傍晚时分，在客栈内临窗而坐，品一杯香茗，雨丝从窗外斜斜地飘进来，“细雨湿衣看不见，闲花落地听无声。”忽然觉得自己便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西塘女儿，在这一帆烟雨，等待着前世的恋人；又觉得自己是个流浪已久的游子，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地赶来，与西塘这个恋人相会。

西塘的夜柔软而幽谧，空气中氤氲着润润的香，长满青苔的青石板路在流水的轻抚中静默着。恍惚中，在小巷深处，一扇木门吱呀一声缓缓开启，一位身着轻纱的纤秀女子款款走来，她启朱唇，露皓齿，歌声缥缈……

我是在做梦吗？哦，西塘，这样一座古色古香、韵味悠长的江南小镇，就让我睡在你的梦里，永远不要醒来吧！